



人間失格

にんげんしか

太宰治精选集

日本战后文学代表人物
“无赖派”大师太宰治的绝笔之作

精选太宰治代表作品 多部最新译作首次收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失格/(日)太宰治著;杨庆庆 吴小敏 金灵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3
ISBN 978-7-5125-0325-0

I. ①人… II. ①太…②杨…③吴…④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
现代;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4121号

人间失格

作 者	(日)太宰治
译 者	杨庆庆 吴小敏 金 灵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古 雪
策划编辑	古 雪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刘 菲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10.75印张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25-0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人间失格/005

斜阳/091

鱼服记/199

罗马风格建筑/207

逆行/227

断崖的错觉/240

满愿/256

富岳百景/258

畜犬谈/275

回忆/288

父亲/319

太宰治生平创作年表/328

译后记/334

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



我曾见过那个男子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应该是那个男子幼年时代，约摸十岁左右时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孩被一群女子簇拥着（那些女子估计是他的亲姊妹和表姊妹、堂姊妹们）。男孩穿着粗条纹的和式裙裤，站在庭院中的小池塘边，头向左歪着，大约三十度左右，笑得很难看。难看？不过，看了照片，感觉迟钝的人们（那些对美丑漠不关心的人们）会表情漠然地恭维道：“多么可爱的少爷啊！”孩子的笑脸里也不是没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可爱”的影子，因此那些恭维话听上去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只要受过一点点美丑训练的人，一看到照片马上就会厌恶地嘀咕道：“多么令人讨厌的孩子啊！”随后，就像甩掉毛毛虫一样将照片远远地抛开。

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阴郁恐怖，越看越让人厌恶。那根本就不是笑脸，那孩子根本就没有笑。因为他是紧握双拳站在那里的，人是不可能紧握拳头还笑得出来的。那是只猴子。是一张丑陋的皱纹密布的猴子的笑脸。照片中孩子的表情诡异，猥亵，令人恶心，人们见了，都忍不住想说“满脸皱纹的少爷”。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不可思议表情的孩子，一次都没有。

第二张照片上的脸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巨大变化。这是一张学生模样的照片，尽管不清楚是摄于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貌俊俏的学生。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你感觉不到这是个

活人。照片中的学生穿着学生服，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白色的手帕。他坐在藤椅里，双脚交叉，面带笑容。这次不再是皱巴巴的猴子的笑脸，而是变成了十分乖巧的微笑。然而，这种微笑有别于一般的笑容，它缺少一种诸如血统的沉重或生命的成熟之类的充实感，它不像鸟，而是像羽毛一样轻薄，如白纸一张，总之，让人感觉就像是个十足的人工制品，无论说它装模作样、轻佻浮华，还是说它女模女样、时髦漂亮都不够贴切。而且，仔细看看，这个俊美的学生总让人产生一种怪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俊美青年，一次都没有。

最后一张照片更是奇怪。他的头发好像有些花白，已经完全看不出年龄了。他坐在一个极其污秽的房间的角落里（照片清楚地显示房间的墙壁有三处已经倒塌），双手罩在一个小小的火盆上。这次他没有笑，不带任何表情，就像自然死亡了一样。房间里充溢着一种不祥的气息。奇怪的事还不止这些。在这张照片里，因为脸拍得格外大，让我能够仔细地研究脸的构造。他的额头很平凡，额头上的皱纹也很平凡，眉毛很平凡，眼睛也很平凡，鼻子和嘴和下颚都很平凡。唉，这张脸岂止是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特征，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给人留下。比方说，在看了照片后我闭上眼睛，很快我就忘记了这张脸的模样。房间的墙壁、小小的火盆都能够想起，而对房间主人那张脸的印象，却迅速地烟消云散，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这是一张无法描绘的脸，一张无法画成漫画或其他任何东西的脸。我睁开眼睛，哦，想起来了，是这样的一张脸。可我连这样的喜悦都没有。说得绝对一点，即便是睁开眼睛再次看到这张照片，除了感到不愉快，不耐烦，最后想移开视线外，什么也想不起来。

即便是所谓的“死相”，也会带有某种表情，给人留下某种印象。如果将马头安在人的身体上，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吧，总之，任何见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会莫名地感到毛骨悚然，产生厌恶的情绪。我从不曾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男子的脸，一次都没有。



第一手记

我的一生在众多耻辱中度过。

生活对我来说是无法预料的。我出生于东北农村，长大成人后才第一次看见火车。我在车站天桥上上下下的时候，居然不知道这是为了横穿铁路而修建的，我还以为把站台修成像外国的游乐场一样是为了寻欢作乐和追求时髦。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持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在天桥上上下下是一种相当文雅的游乐，是铁路系统中最佳的服务设施之一。后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为人行横跨铁路提供的一个极其实用的阶梯时，我的兴趣顿时一扫而空。

还有，在孩提时代，在连环画中看到地铁时，我不会想到它也是出于实际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只是单纯地认为，与乘坐地上的车辆相比，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有趣。

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因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躺在床上，我痛切地感到床垫、枕头套、被套等都是无用的装饰品。快到二十岁的时候，我才恍然明白这些东西竟然都是实用品，我不禁对人类的勤俭节约意识感到黯然神伤。

此外，我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不，这并不意味着我生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里，不是这种愚蠢的想法。“饥饿”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说起来很奇怪，即便是肚子饿了，我也意识不到。小学和中学时代，自己一从学校回来，周围的人就会问：“肚子饿了吧？”因为我们都还记得，从学校回来时的饥饿感是很严重的。“来点甜豆怎么样？蛋糕，面包都有。”于是，我发挥了与生俱来的阿谀奉承精神，小声嘀咕说肚子饿了，于是将十粒甜豆塞进嘴里，而饥饿感是

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当然了，我也吃得很多。但在记忆中，山珍海味、豪华大餐几乎没有一次是因为饥饿而吃的。而且到外地去，甚至勉强自己把端上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吃掉了。这样，对孩提时代的我来说，最痛苦的时刻，竟是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时候。

在自己农村的家里总共十来口人。就餐时各自的饭菜面对面地排成两排。作为最年幼孩子的我，理所当然地坐在最下方的座位上。吃饭的房间比较昏暗，午餐时，十来个家人各自埋着头吃饭。看到这幅光景，我总是感到一阵寒意。而且，这是农村守旧的家庭，煮饭烧菜大体都有规定，山珍海味、豪华大餐，这些东西想都不要想，所以我越发对吃饭时间的到来感到恐怖。我坐在这间昏暗的房间的末席上，一点一点地把饭送到嘴边，然后塞进嘴里，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吃着饭。我甚至想这也像一种仪式：家人一日三次，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饭菜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即便是不想吃，也要默默地咀嚼。大家低着头，是向在家中游荡着的灵魂祈祷。

不吃饭就会饿死。在我听来，这仅仅是讨厌的吓唬人的话而已。但是，这种迷信（即便是今天，自己也禁不住认为是迷信），总是给自己带来不安和恐惧。人，因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必须工作，吃饭。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晦涩难懂，而且充满威胁的话。

总之，我好像对人生仍然一无所知。我的幸福观和世人的幸福观完全不同，由此产生的不安令我每夜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甚至几近发狂。我究竟幸福吗？我从小就经常被说成是掉进了福窝，而我却觉得自己身处地狱。在我看来，说我幸福的人看上去反而比我快乐得多得多，是我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我有十大灾星。我甚至想过，旁人哪怕是撞上了其中的一个，就



足以让其丧命。

总之，我是不明白的。旁人痛苦的性质和痛苦的程度完全无法推测。实际的痛苦，那些靠吃饭就能消除的痛苦，也许才是最剧烈的痛苦，是凄惨的阿鼻地狱^①，我说的那十大灾星，在这种痛苦面前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这种痛苦，我是不懂得的。可即便如此，他们既没有自杀，也没有发狂，大谈政党，从不绝望，也不气馁，继续与生活搏斗着，他们不是并不痛苦吗？他们成为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人，而且确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一次也没有怀疑过自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变得轻松简单了。但是作为人，如果大家都这样，是不是就是完美无缺了呢？我不知道……晚上睡得很香甜，早上起来会神清气爽吗？在做什么样的梦呢？一边走一边在思考什么呢？钱？怎么会？不仅仅是这个吧，我好像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却没有听过“为了钱而活着”这种说法。不，不过，按照具体情况来说……不，这个我也不知道……越想越不明白了，我越发被不安和恐惧所缠绕，感觉自己是这个世上的另类。我和旁人几乎不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于是，我想出了一个点子，那就是“扮小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了。虽然我对人类感到极度恐惧，但好像怎么也死不了心。所以，通过“扮小丑”这一途径，与人类保持一点点的联系。表面上，我不停地强作欢颜，内心却拼命地进行着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的命悬一线、令人冷汗直流的服务。

在孩提时代我完全不了解家里人的苦楚，也揣测不出他们的心事。我只是感到恐惧，不能忍受这种不融洽，于是我成了“扮小丑”的高手。总之，在不知不觉中，我变成了一个不说一句真话的孩子。

^①阿鼻地狱：译自梵语Avicinaraka，意为永受痛苦无有间断的地狱，指八大地狱中的第八大。

看看当时和家人们一起拍的照片吧。所有人都一本正经，唯有我一人龇牙咧嘴地笑着。这也是我那幼稚、可悲的“扮小丑”的一种方式。

还有，父母说什么，我从来没有顶过嘴。对我来说，那些小小的责备犹如晴天霹雳，能让我发狂。不要说顶嘴了，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正是人类自古一脉相传的“真理”，我没有实践真理的能力，所以已经不能和人类居住在一起了。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既不会争吵也不会自我辩解。被人说了坏话，却感觉是自己完全误会了。我总是默默地忍受这种攻击，内心恐惧得发狂。

无论是谁，受到别人的责难，或惹怒别人，也许都不会有好心情吧。我从发怒的人的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恐龙更可怕的动物的本性。平时，这种本性被隐藏起来了，一旦遇到什么机会，人类的可怕的真面目，就通过发怒出其不意地暴露了出来。好比牛在草原上躺着，原本一副沉稳的样子。突然，它甩动尾巴，一下子就打死了肚子上的牛虻。看到这幅光景，我总是感到不寒而栗，连毛发都竖起来了。一想到这种本性也许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先决条件，我几乎感到绝望了。

对人类，我因恐惧而战栗不安。作为人的我，在言行中没有丝毫的自信。我将个人的烦恼隐藏在胸中，拼命地将自己的忧郁和神经质隐藏起来，一味地伪装天真烂漫的乐观性格。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滑稽搞笑的怪人。

无论什么都可以，只要能逗大家发笑就好。这样一来，即便我游离于人们所谓的“生活”之外，大概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了。不管怎样，我不能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我是“无”，是“风”，是“空”，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了。我通过“扮小丑”逗家人笑，在比家人更难理解因而更为可怕的男女佣人们面前，我也拼命地“扮小丑”。

夏天，我在衬衫下面穿着红色毛衣在走廊里走来走去，逗家里人发笑。平时不苟言笑的长兄看到我这副模样，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阿叶，你这样穿不好看。”他用一种非常和蔼的口气说道。

说什么啊，我可不是不知冷暖，盛夏穿着毛衣到处乱走的怪人。我是将姐姐的护腿戴在双臂上，在衬衫的袖口处露出一截来，假装穿着毛衣一样。

我的父亲在东京有很多重要事务要打理，所以在上野的樱木町买了一栋别墅，一月之中大半个月都住在那里。每次回来，都会给家人和亲戚们买来很多礼物，这似乎是父亲的嗜好。

在去东京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孩子们聚集到客厅，微笑着问每个孩子，下次回来的时候，买什么礼物好，然后将孩子们的要求逐个记在笔记本上。父亲和孩子们如此亲近，还是很少见的。

“叶藏呢？”

父亲问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当父亲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想要了。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什么都可以，反正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高兴。别人给的东西，不管自己多么不喜欢，都不能拒绝。讨厌的东西不能说讨厌；喜欢的东西，想要却提心吊胆，像做贼一样，感觉极其痛苦，因莫名的恐惧而拼命挣扎。总之，我连二选一的勇气都没有。到了晚年，越发觉得这是造成我“多耻的一生”的重大原因之一。

我沉默不语，扭扭捏捏，父亲露出不悦的神色。

“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有新年舞狮的狮子卖，有大小适合小孩子戴着玩的卖，不想要吗？”

当一听到‘不想要吗？’这句话时，我只有败下阵来，我再也不能滑稽搞笑地回答了。此时小丑的扮演者是彻底不及格了。

“书可以吧。”

长兄一脸认真的样子说道。

“是嘛。”

父亲一脸扫兴的样子。他没有把书这个字写下来，一下子就合上了笔记本。

太失败了，我惹父亲生气了，父亲的报复一定是很可怕的。“现在没有任何补救办法可想了。”夜里我蜷缩在被窝里，一边颤抖，一边这样想着。我悄悄地爬起来，溜到客厅，打开父亲放笔记本的书桌的抽屉，取出笔记本，哗啦哗啦地翻动着，找到记录礼物的地方，舔了一下笔记本里的铅笔^①，写下“狮子”两个字，然后就去睡觉了。我一点都不想要舞狮的狮子，相反，书还好些。可是，我意识到父亲想给我买狮子，正因为想迎合父亲的意志，转变父亲的心情，才会有深夜溜进客厅的大胆举动。

这样，我采取的非常手段果然获得预期的成功，并得到了回报。很快，父亲从东京回来了。他高声对母亲说的话我在小孩的房间里都听到了。

“在商店街的玩具店里，打开笔记本一看，在这里写着‘狮子’两个字。这个不是我的字。哎呀，这是谁的字呢？我左思右想，想起了。这是叶藏的恶作剧。那家伙，当我问他的时候，他默默地笑而不答，之后又想要狮子得要命。总之，我总觉得他是个奇怪的孩子，装着不知道的样子，却又认真地写下来。既然那么想要，直接说明不就完了。在玩具店门前真把我笑坏了。快把叶藏叫来。”

我把男女侍从召集到洋式房间，让一个男仆乱弹着钢琴（虽然是乡下，但在这个家里，该有的东西几乎都有）。我合着这荒唐的乐曲跳印第安的舞蹈，让大家大笑不已。二哥按下镁光灯，拍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一看洗出来的照片，从我的腰布（是印花布的包袱皮）的接缝处，可以看到我的弟弟，这成了家中的又一大笑点。对我来说，这也

①以前的铅笔笔芯上面有蜡，所以沾点口水会好写一点。



许是意外的成功。

我每个月要阅读十几本新发行的少年杂志，除此之外，还从东京要来其他各种各样的书籍，默默地读着。所以我对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博士都了如指掌。除此以外，我对鬼怪故事、历史掌故、单口相声、江户轶事等都非常精通，所以，一本正经地讲滑稽的故事逗家里的人发笑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唉，学校。

我在这里受到尊敬。被人尊敬这个观念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欺骗所有接近自己的人，然后，被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精识破，并被打得落花流水，当众出丑，这比死还难受。这就是处于“被尊敬”状态下的我。欺骗人并不省心，即便“受到尊敬”。一旦有人获知实情，人们很快就会从此人那里了解到真相。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受骗上当的时候，他们会怒不可遏，伺机报复吗？其后果哪怕是想象一下，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我不是因为出身豪门，而是凭借人们常说的“能人”称号获得了学校的尊敬。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体弱多病，经常一两个月，甚至大半年休学在家的事都有。即便如此，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乘坐人力车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结果好像比班上任何人都“做得好”。身体好一些时，我也不学习。即便是去学校，上课时间我就画漫画什么的。在休息时间，我把漫画解释给班上同学听，引得大家发笑。还有，在作文里，我一味写滑稽故事，虽然被老师一再提醒，但我仍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实际上老师暗地里也期待我的这个滑稽可笑的故事。有一天，我照例被母亲带着去东京，在火车上，我把尿撒在了车厢过道上的痰盂里（但那次去东京的时候，我并非不知道痰盂的用途。我只是为了显示儿童的天真烂漫，故意这样做的）。我故意把这个失败的故事用很悲伤的笔调写了出来，然后交给老师。因为我自信，老师看了一定会笑，就悄悄地跟随在返回教员休息室的老师后面。老师一走出教室，就把我的作

文从全班的作文里抽出来，在走廊里一边走着，一边开始读了起来，并轻轻地笑着。很快，进入了教员休息室。有可能是读完了吧，老师兴奋得满脸通红，大声地笑着。看到老师把我的作文拿给其他老师看时，我感到非常满足。

淘气。

我在被认为是淘气的事情上获得了成功，我也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桎梏中逃脱出来。成绩册上所有学科都是满分十分，只有品行这一项有时七分，有时六分，这成了家里人的笑资。

可是，我的本性与淘气鬼恰好相反。那时候，女仆和男佣人已经告诉了我一些悲哀的事情，也对我做了一些悲哀的事。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做这种事，在人类的所有犯罪活动中，是最丑恶，最卑劣的，是残酷的犯罪，我至今都这么认为，但是，我忍受下来了。我甚至还看到了人类的特质，无奈地笑了。如果我有说真话的习惯，也许会满不在乎地把他们的罪行向父母倾诉，但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父母。向他人诉说，我不怀丝毫期待。向父亲诉说，向母亲诉说，向警察诉说，向政府诉说，结局只有一个：总是被那些长于世故的人的世俗主张所驳倒。

我非常明白不公平现象是存在的，因而向他人倾诉衷肠是徒劳无用的。我还是什么真话都不说好，忍耐再忍耐，然后继续“扮小丑”，我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什么？不相信人？啊？你什么时候变成基督徒了？或许有人会冷嘲热讽，但是，对人的不信任未必马上就会踏上宗教的道路，我是这样看的。人类，现在包括那些嘲讽的人，就是在互不信任中平静地活着，不把上帝或任何东西放在心上，不是吗？那还是我幼年时代发生的事情了。父亲所属的某个政党的名人到镇上来演说，我被男佣人们带着去剧场聆听。剧场里坐满了人。见到这个与父亲关系特别好的人，大家都热烈地鼓掌。演说结束，听众三五成群地踏着积雪的夜路回家，七嘴八舌



地讲着当晚演说会的坏话，和父亲关系特别亲密的的那个人的声音也混杂其中。父亲的这个所谓的“同志”用近似发怒的声调抱怨父亲的开场白糟糕透了，还说那个名人的演说莫名其妙。而后，这些人顺路去我家。一走进客厅，他们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说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母亲问男佣们今晚的演说会怎么样，大家摆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说演说会非常有趣。在回家的路上，男佣人们相互慨叹着说，没有什么比演说会更枯燥乏味的了。

这只不过是极小的一个例子。大家相互欺骗，任何人却不受任何伤害，真是不可思议，就连相互欺骗本身大家好像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因为鲜明才显得清澈、明亮、爽快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充满了人类的生活。但是，我对相互欺骗一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通过“扮小丑”，从早到晚骗人。我对修身教材式的扬善抑恶之类的道德说教不太关心。我对一面相互欺骗，一面又纯洁、快活、爽朗地生活，或者持有生活自信心之类的人感到费解。人们最终没有告诉我其中的真谛。如果连这个都明白了，我就不会如此恐惧人类，也不会拼命地服务了。把人类的生活对立起来，也就不会每夜经历炼狱般的痛苦了。总之，对男女仆人的那些令人憎恶的罪行，我对谁都没有诉说过。不是出于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也不是出于基督教义，而是因为人类对一个叫叶藏的我紧紧关上了信任的大门。就连父母，有时也让我看到令我费解的举止。

就这样，不对任何人倾述衷肠，我孤独的气息，被很多女性凭本能嗅了出来，成了后来被别人利用的诱因之一。

总之，对女性来说，我是一个能保守恋爱秘密的男子。

第二手记

在靠近大海，也可以说是离大海很近的岸边，排列着二十多棵树皮漆黑的高大挺拔的山樱树。新学年伊始，这些山樱树便以蓝色的大海为背景，在粘糊糊的褐色嫩叶的映衬下，开满绚烂的花朵。不久，在落英缤纷的时节，飞雪似的花瓣落入海里，飘满整个海面。花瓣随波浪起伏飘荡着，然后又被冲回岸边。这个铺满樱花的海滨沙滩成了东北某个中学的校园。我虽然没有认真地准备考试，但好歹平安无事地进入了这所中学。在制服的帽徽上、纽扣上，樱花被制成图案盛开着。

在中学的附近，坐落着我一个远房亲戚的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为我挑选了这所海与樱花的中学。我被托付在这个家里。反正就住在学校的附近，听到早会的钟响后，我才跑去学校。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当怠惰的中学生，可即便如此，凭借以往的“扮小丑”伎俩，却一天天地受到班上同学的欢迎。

虽然是出生以来第一次来到所谓的异域他乡，但我觉得这个异域他乡比自己出生的故乡舒适得多。这是因为我的“扮小丑”伎俩此时越发炉火纯青，欺骗人也没有必要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但是，在亲人和外人、故乡和他乡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演技上的难度差异，无论什么样的天才，哪怕是上帝之子耶稣，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对演员来说，最难演的舞台是家乡的剧场。在六亲眷属聚在一起，坐在同一间屋子里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有名的演员都谈不上演技了吧，不是吗？但是，我演下来了，而且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此老奸巨滑的人，来到异域他乡，是不会出现不小心演砸了这种事情的。

我对人类的恐惧在心底蠕动着，比以前更为猛烈，然而演技也实实在





在的在不断提高。在教室里，我总是能让班上的同学们发出笑声。老师也一边感叹说，这个班如果没有大庭，将会是个很好的班级，一边用手捂着嘴笑。我甚至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些吼声如雷的配属军官们笑出声来。

事到如今，我已经能将自己的真实面目完全隐蔽起来了。我正要松口气的时候，意外地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从背后捅我刀子的男子和其他多数人一样，在全班同学中有着最瘦弱的身体，脸面青肿，穿着一件袖子过长的上衣，那袖子像圣德太子^①的袖子，让人觉得是他父兄的旧衣服。学习上他一窍不通，军事训练和体操课上，他总是在一旁观看，是个白痴一样的学生。我不认为连这样的学生都需要戒备。

那天，在体操课间，那个学生（现在记不住姓了，还记得名字叫竹一），那个竹一，和往常一样在一旁观看。老师叫我们练习单杠。我尽力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大叫一声，朝着单杠飞奔而去，就像跳远一样一直朝前奔去，结果扑通一声，我一屁股摔在沙地上。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的失手，果然引得大家大笑不止。我自己也苦笑着爬起来，掸去裤子上的沙子。竹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过来的，这时，他捅了一下我的后背，低声嘀咕道：

“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很震撼。我没有料想到故意失手这件事，不是被别人，偏偏是被竹一识破。我感觉眼前好像看到了世界在刹那间被地狱之火包围，燃烧了起来。啊！我大叫一声，拼命压制住即将发狂的心情。

从此我每天过着不安和恐惧的日子。

表面上和往常一样，我继续扮演着悲哀的“小丑”角色，引大家发笑，但有时也会在不经意间发出沉重的叹息。不管做什么，所有的伎俩都被竹一一识破。一想到这段时间肯定有人到处搬弄是非，额头上

①圣德太子（574—622）：日本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就湿淋淋地急出汗来。我像疯子一样用奇怪的眼神慌张、徒然地四下张望。能做的事情就是想早、中、晚二十四个小时一刻不离开竹一，监视他，以防他把秘密泄露出去。我再三地想，在纠缠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将尽其所能让他确信我的“扮小丑”不是所谓的“故意的”，而是真的。如果计划得手，我想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的话，就只有祈祷他死了。唯一没有产生的想法是把他杀了。在此之前的日子里，有好几次希望自己被人杀掉，但想杀人的想法一次都没有过，因为我认为这反倒是在为可怕的对对手祈求幸福。

为了让竹一就范，首先我满脸堆着伪基督教徒般“优雅”的媚笑，头向左倾斜大约三十度，轻轻地抱着他柔弱的双肩，然后用近似肉麻的甜蜜声调，再三邀请他到我寄宿的家里来玩。但是，他总是眼神发呆，沉默不语。有一天放学后，大概是初夏时的事情了，傍晚时分的雷阵雨下得白茫茫一片，学生们正犯愁怎么回家。因为我家就在附近，所以满不在乎地正要往外跑，突然发现竹一无精打采地站在鞋柜背后。于是我说，走，我把伞借给你。我拉着胆怯的竹一的手，一起在雷阵雨中奔跑。到了家，我请婶婶将我们两人的上衣弄干，然后成功地将竹一带进了二楼我的房间。

这个家里，住着五十多岁的婶婶和她三十左右、戴着眼镜、身材修长、病怏怏的大女儿。（这个女儿曾经嫁到外地，而后又回到娘家来了，我学着这个家里的人叫她大姐。）还有一个好像最近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小节、个子不高、圆脸的小女儿。这是一个三口之家，楼下的店里，排列着少许文具和运动器具。家里主要的收入好像来自已故丈夫修建的五六栋狭长的房屋的租金。

“耳朵痛。”竹一站着说道。

“淋了雨耳朵就会痛的。”

我一看，他两边的耳朵患有严重的耳漏，脓眼看着就要流到耳朵